

自有記憶以來，他都是一個人待在裝飾純白的病房內。

自方窗縫隙竄入的徐徐微風，吹淡了早已熟悉的次氯酸鈉味。
白色布簾飄著一成不變的弧，象徵潔淨的色彩刻入了男孩蔚藍的眼眸中。

春有花意，夏是蟬鳴，秋點綴虹，冬竄了寒。
他的四季在這日復一日中度過，床邊櫃內的教科書早已翻了透。
男孩的心在這寧靜的空間被打磨地如水般的平靜，若要提起波瀾的話——

叩叩、

房門叩響，隨著縫隙竄入的是醫值人員的忙碌聲。
以及，一名貌似性格沉穩的黑髮少年。

男孩眨了眨眼，彎起的笑宛若燦陽。
興奮地起了身，上了點滴的手忘卻了束縛，被扯了個吃痛。

「哥哥...嗚、」

「久琉！...笨蛋，乖乖躺好！」黑髮少年快步走向病床，急忙確認弟弟的傷勢。

—

久琉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，家族企業經營著遊輪旅業的歷史悠久，
世世代代皆需培養下一代企業的繼承人。
理所當然地，下一屆的繼承人必須自小學習與企業相關知識，以及培養社交禮儀課程。

可這一切對他而言過於陌生了。

興許是生來便體弱多病的緣故，久琉未能接觸這類的學習，自然也一概不通。
這些理所當然地落在了身體強壯的長男身上。

可有一點，久琉是明白的，即是父母有多麼重視培養繼承人這件事。
重視到——甚至可以忽略了他的地步。

「哥哥，最近還好嗎？會不會很累？」乖順地躺回病床的久琉，倒是望見了少年眼皮下的黑影。

「我沒事，不用擔心。」得到的卻是此般簡短地回應，似是不想將自己的疲憊帶給床上體弱多病的弟弟，
少年一邊敷衍著，自放下的包裹取出了一只黑色的泰迪熊。
有些笨拙，卻仍動作輕柔地放到男孩的懷裡。

「唔？」久琉睜著大眼，楞著神望向懷裡軟綿的布娃娃。

「這個，你之前說過，晚上一個人很可怕。」

「啊...」害怕的言論是男孩耍著心機想挽留人的把戲，事實上，久琉早已習慣一片漆黑中僅剩自己一人，就是那麼一點點孤單就是了。

但見兄長那帶點笨拙的關心，他還是很吃這套的。

「所以這個小熊...就叫做しろ(小白)囉？」久琉開心地彎了眉眼，抱緊了懷裡的泰迪。

本以為會得到兄長激烈否決，可對方也只是悶了許久的氣，才緩緩吐出一句：「...你喜歡就好。」

—

這個大了他五歲的哥哥——有著一頭與他完全相反的墨黑碎髮，帶了銳氣的青藍色瞳眸，倔強且不服輸的脾氣，以及對著人過於彆扭的溫柔。

大概正是因為太過溫柔，所以才不會對著這個一無是處的弟弟發脾氣，反之，還相當寵溺。

對久琉而言，在幾乎是被囚禁於這個空間的童年當中，哥哥幾乎是他的全世界了。

而他也並不會因為哥哥搶了父母的所有關注，而有所芥蒂。

——真的嗎？

他不是不羨慕的。

他也好想被注意到啊。

即使將書本的內容給背得苦瓜爛熟，也永遠不會有人注視這被禁閉在純白病房的他。

注視著少年略顯疲憊的姿態，男孩悄悄地歛下了眸。

—

那是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。

長年臥床的他終於是獲得了通行，得以與父母及哥哥一家四口搭上一艘國內往返的高級遊船。

「生病了就乖乖躺好。」卻得到了來自兄長的鄭重警告：「別再讓爸媽生氣了。」

難得能出遊卻得了重感冒的久琉病懨懨地躺在床上，無辜地眨了眨眼，被病房給悶壞了的他理當嚮往外頭的世界，起初好幾次的擅自出遊都鬧得父母頭痛不已。

「難得不用住院的——結果只是從病房的床換到了郵輪的床。」

「...誰讓你要感冒。」

「嗚。」腦袋昏沉地翻了身，正巧應著兄長伸來探查體溫的掌。

雖以發熱的腦袋而言，兄長的掌無疑是火上加熱，可這安撫的效用楞是讓他安靜地閉上了嘴。

「哥哥...」久琉儒軟地喚聲，得到了那對青藍的注視。

「哥哥，就不想逃嗎？」

儒軟的話語帶上了濃厚的鼻音，可他的話語仍在瞬息間劃破了一切雜訊。
黑髮少年逐漸挺拔的身版僵了僵，被床上年幼的男孩給準確捕捉。

大概是有些無措的情緒，他想，可他也不曉得自己為何如此斷定。

「不再有凶巴巴的老師，不感興趣的課，不用每天被逼著吃飯的姿勢正不正，
能去好多好多地方……嗯，國外也不錯。
我的話，好想去有一大片草地，天還很藍的地方玩耍。」

男孩與少年對視，於眼膜刻入相同的蔚藍，像是海連著海似地。
久琉記得，在更小的時候——他們總能在彼此的眼底望見不同的世界，並如此相視而笑。
只是那樣的機會，隨著兄長一日復一日逐漸增加的課程而減少了許多。

黑髮少年卻只是靜靜地看著久琉，久違地——甚至能說是稀少地，彎起了唇角。
「嗯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帶你出去玩。」

「我是說哥哥啊。」又被繞開了話題，久琉不滿地將自己的臉埋入棉被裡，被兄長揪了出來。

「這樣會把自己悶死。」
「才不會！」

鬥嘴僅到此，打破這般和平氣氛的卻是忽地起身的少年。
那雙寶藍眸不似久琉的柔和，反倒是有些銳利，黑髮少年佇著身子喃喃道：「聲音…小船的。」

「聲音？」久琉茫然地回問，在一片暈乎中從床上支起了身子：「嗯——這個時間，大家都在睡吧。」

「久琉，」少年支手將男孩單薄的身板壓回床鋪，直勾勾地望著他。
「你乖乖待著，等我回來。」一字一句地，向久琉這般交代。

不等男孩的反應，少年收了手就轉身向外走去。

隨著木門開啟，自外傾瀉而入的是——

惡意。

這是一樁預謀已久的富豪綁架事件，
歹徒當時挾持了一對兄弟，現已落網。
弟弟安然無恙，不幸的是，兄長在夜色之中墜了海，失去了下落。

若要大略解釋的話，便是如此。

然而，對久琉而言，如噩夢般漫長的夜晚卻不止於那日。
在那北極星閃爍的繁星夜裡，屬於他的夜海仍日復一日地上演同樣的場景。

於高燒中被挾持而無力反抗的他，以及死命地維護著他而墜海的哥哥。

而使黑夜破曉的，永遠是那句令人感到安心的，
——等我回來。

他又一次地站在甲板上，任由海風吹拂，獨自面對著日出朝景。

隨著木門叩響，鹹味淡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漫於室內的濃厚書香。
纖白細睫半掩著那只藍寶石般的瞳，隱去了海的幻影，他將目光放至門鎖聲響處。

「久琉，別讓老師等得太久。」長者面色嚴肅地佇立於門後。

「抱歉，父親，我馬上就去。」

是啊，他被注意到了。

——可那最愛護自己的人，卻失去了蹤影。
